

< 既視感：無名少女的奇跡漫遊 >



作者: Terry Cheung

第一章：綠色星球—常綠平原



當無名少女的意識回復過來，發現自己手中抱着一盞藍色發光的花，躺臥於一個蛋形的小太空船之中。左前臂上有個古怪的紋身，好像是一串文字，但又看不懂。

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我是誰？」她全然記不起任何事情。

由座艙的窗子望出去，一顆流星劃破晴朗的綠色天空。突然一抹強烈的既視感襲來，這裏一定發生過對她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步出太空蛋，放眼遠望，整個世界綠意盎然，空氣帶著青草與泥土的味道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口有點乾，她走到不遠處一條小河上，看到河裡自己的倒影，才知道自己的長相，自覺長得不錯但卻頗為憔悴，凝望了好一會兒。俯身去喝，那口清冽的河水，甘甜如美妙的音樂，使她愉快非常。

無名少女縱然對自己是誰、身在哪裡都茫無頭緒，但在這個如此平靜舒適的常綠平原上，卻感受到一種能放下憂慮、好好享受當下的氛圍。沿著河邊漫步，看見一個很特別的草丘，草丘大約到她胸口那麼高，點綴了一些小花，整個上下都排列著一個個整齊的小洞。

「難道是個螞蟻窩？」

正尋思間，其中一個小洞中，一個顏色像松果般的小草球鑽了出來，睜著靈巧的雙眼，與她四目交投。正當她靠近去想看清一點，草丘中所有小洞，忽然同一時間湧出大量的草球，數量大得把她推倒在地，甚至堆積在她身上，變成了一個啡色的小山丘。

無名少女雖則有點訝異，但並不覺得可怕。她就那樣躺在草地，任由那些小草球附在身上。牠們轉動著、彈跳著，她只覺得有趣。不久，那些草球靜了下來，像棉被一樣覆蓋著她，開始像貓一樣發出呼嚕呼嚕的微震，很放鬆舒服的樣子。不久，就連她自己也睡著了。

一覺醒來，精神更加清朗。大概也沒睡了多久，時間仍是下午。小草球已像螞蟻一樣忙著，搬搬抬抬，合作無間的把各種水果、野菌等美味的東西，運到她的身旁。她不禁抱起牠們，親切地哄著：「真是聰明友善的毛毛球！」

吃飽了午餐，毛毛球又圍著她團團轉。她很自然的拿起幾個毛毛球，像雜技藝人一樣拋到半空、接著、換手，拋來拋去。毛毛球們也好像覺得很刺激好玩，不斷的吱吱作響。

就這樣無憂無慮的過了幾個月，一天，無名少女坐在山頂沉思。自從醒來以後，胸中就存在著一股很抽象的思念感，始終無法釋懷。同時，她對這種沒有方向的封閉式安逸，也開始感到厭倦。

在太空蛋的黑盒中，記錄著她到訪過的每個星球。惶惑不安，但帶著希冀，無名少女決定坐上太空蛋，逆向重訪每一個地點，找回自己失去了的記憶。

*** **

臨別之際，在毛毛球的束擁下，她在草丘旁種下一株宇宙花，並在草原隨風撒下很多宇宙花的種子，希望每個毛毛球都會一直記著她。

下個目的地：藍色星球—空中宮殿。

第二章：藍色星球—空中宮殿



來到了藍色星球，太空蛋降落到一個空中群島上。

這裡的地心吸力比綠色星球弱。無名少女感覺身輕如燕，興之所至，在白色屋子的圓頂間跳來跳去，飛簷走壁，好不愉快。

嬉戲得倦了，停靠在一棵巨樹的樹蔭下歇腳。那樹盤根錯節，樹圍很大，而在身高所及處，圍了一圈紅繩，上面掛着林林總總的祈願木牌。木牌很多都長滿青苔，字跡模糊，相信時代已經非常久遠。但當中有一塊顏色特別醒目，刻痕清晰，大概是較新近的。她拿起細看，那每木牌刻着：

「回來我身邊」

頭皮一麻，突然有種令人毛管直豎的熟悉感襲來。此時此地，就像與過去某個時空重疊了一樣。剎那間，她腦中閃過一個畫面……

天昏地暗，風吹雨打。同樣的站姿，同樣拿着這個木牌。雨下得很大，淚水和雨水已分不清楚。伴隨着是非常絕望痛苦的心情。

非常絕望！非常痛苦！非常傷心！

思想的畫面一閃而過，她又回到了現實，陽光耀眼。但剛剛那沒有前文後理、不知哪裡來的心情，卻實實在在的令她心如刀割。她一陣眩暈，暈得要倚着巨樹稍息。

這叫既視感嗎？

就在此時，樹外的雲海翻滾了起來，翻出幾個大雲浪，揚起了一陣清風。

「常綠平原的日子還好嗎？」

一個回響着的聲音從天而降，就像天籟之音。

接下來，那些雲浪像沸騰的泡沫般，膨脹、破裂。雲海下面，竟衝出一群巨形的半透明水母。在陽光的照耀下，牠們的臟腑、臟腑間流動的液體，全部清晰可見。

「看來你已經大致復原，比我們預期的快。」

毫無疑問，聲音來自天上，水母來自雲下，雖然不知基於什麼原理，但肯定剛才的聲音，是水母在和她說話。

稍一分心，她手中的木牌跌在了地上。

「這木牌上的字，是你刻上去的。」水母說：「半年前某天，大雨滂沱，我們路過這裡，發現你暈倒在這棵樹下，全身濕透，手裡就是緊握着這塊木牌。」

無名少女大感錯愕，原來剛才的既視感，是真實的記憶！

「我為什麼來了這裡？要找的又是什麼人？」謎題紛至沓來，她不禁尋思，甚至連水母的來歷，也忘了提問。

同一時間，像同步聽到她的思想一樣，水母的聲音傳來：

「我們那時在你身上發現了沙漠之心。」

「沙漠之心？」

「宇宙間有個古老的傳說：拿着沙漠之心的人，在這棵生命樹下，把願望刻到木牌上，誠心祈求。就會得到神明的祝福，助他願望成真。」

「我拿着沙漠之心，來到這裡？」

「嗯……大概你當時已等了很久，還沒有等到神明現身，絕望到了一個程度，開啟了你腦中的自我防衛系統，把所有的記憶，活埋到潛意識下，以免你的心靈把身體拖跨。這就是你什麼都記不起的原因。」

毫無疑問，她千辛萬苦，來到這裡，為了找回一個重要的人。

「啊！抱歉。請問……你們是誰？為什麼對我知道得這麼多？」她終於想起一開始該問的問題。

「我們，就是傳說中的神明。」

無名少女有點錯愕 — 神明竟是水母的形態。

「回想起來，為人們實現願望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。自從我們放棄了人的形體，離開了這個空中宮殿，已經沒有再做過。今次重遊舊地，才偶然間發現到你。」

她想起剛才在一座宏偉的宮殿前，看到一個單眼的人形雕像。

「那時的你，身心已經在崩潰的邊緣。於是，我們把昏迷的你，連同你的飛行器，傳送到了綠色星球的常綠平原，讓草精靈為你治療心靈的創傷。」

原來，那些會發出咕嚕聲，陪她玩耍、陪她睡覺，不斷震動的毛毛球，竟是她的心靈治療師。

「那.....那麼.....我要尋回的人，到底是誰？」

「說來遺憾，因為你的記憶埋得太深，我們以通感能力探索你的思想，也找不到端倪.....」

無名少女拾回地上的木牌，心裡猶豫：「打從一開始堵在胸中的思念感，難道與這個人有關？」

「連你要找的人是誰也沒有頭緒，即使我們再神通廣大，也愛莫能助。解鈴還需繫鈴人，自我埋藏的記憶，大概只有本人才能重新發掘。正如你所計劃的，回到每個曾到訪的星球，看有沒有能喚起記憶的事物，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，甚至是唯一的方法。」

*** **

這天，無名少女在天空宮殿中徜徉，登上高樓、拐進小巷、拾級上落，迷失在思考中。直到黃昏。

夕陽西下，有一點失落，又帶着希冀，她望向漫無邊際、火焰般的雲海，呼吸着微寒但清新的空氣，豁然開朗，下定決心：

「嗯！我要重拾記憶，做回完整的自己，找回那重要的人。」

「那麼，」巨型水母伸出一段長長的觸鬚，把一片像紅寶石碎片的東西，交到無名少女手中：「這片由你帶來的沙漠之心，就在你的下個目的地，交回給沙漠之王吧。沒有了它，沙漠的生命會枯死。」

臨別之前，無名少女在生命樹下，植下一株宇宙花。忽然間，生命樹的葉叢中，散落無數金色的光點，很是漂亮。有趣的是，這些光點落下來後，竟然圍繞着宇宙花，像蝴蝶一樣飛舞。

「這些是宇宙精靈，」巨型水母解說道：「牠們是量子生命體，無論去到世界哪個角落，也能和這裡的同伴即時交流。你帶着牠們出行，透過牠們，我便能知道你最新的狀況。」

「宇宙精靈的另一個特質，就是能收集散落在太空中，各種概念的痕跡。這对你修復記憶將大有幫助。就讓牠們陪着你遊歷吧。」

無名少女點點頭，在宇宙花的陶甕重新埋下種子，帶着閃閃發光的宇宙精靈升空出發。

下個目的地：黃色星球－神聖沙漠。

第三章：黃色星球－神聖沙漠



來到黃色星球，太空蛋在沙漠風暴中搖拽的降落。

打開艙門，似乎已穿越了風暴帶，四周一片平靜。遠處一隻嬌小玲瓏、淺杏色，有六條腿的沙漠狐狸，輕快的撲上前來，在無名少女的腳邊團團亂轉，不斷擺動尾巴，顯得相當高興。

「我們是認識的吧。」她彎下身來，跟這頭小狐說話。欣賞着牠藍寶石般、又大又漂亮的眼睛。

出其不意，小狐一下子跳到她的肩頭上，用牠的臉頰大力地摩擦着她的臉頰，親切非常。

給牠吃了幾塊長綠平原摘來的甜美水果，無名少女問小狐：「你知到沙漠之王在哪裡嗎？」

小狐當然不懂她的說話，瞪着湖水般的眼睛，跟她呆呆的對望。

突然，腳底下的沙地隆隆地震動，一次比一次猛烈。

環視四周，在不遠處，沙塵瘋狂地聳動，有如波濤迭起，就像地底下有什麼凶暴的東西，在一邊挖掘、一邊迫近。

「不妙！」無名少女抱起沙漠小狐，拔腿狂奔，唯恐躲避不及，一下子被吞噬。

跑着跑着，忽然間，她停下腳步。這恐慌的心跳，慌忙的疾走，飛濺的沙塵，夾雜起來，有種歷歷在目的感覺，應該說，簡直是重演着一幕追逐的場景！

而且她還記得，這種恐慌其實是多餘的，這個逼近的不明物體……其實並不可怕！

但除了這依稀的感覺之外，她便再沒有其他記憶。甚至乎，這印象也可能只是一種既視幻覺。停下腳步等待真身出現，或是一個致命的錯誤。

但肩膀上的沙漠小狐，此刻倒是靜靜的蹲坐着，全無懼色，更反而帶點期待。看着牠這種反應，稍為壯了她的膽。

於是無名少女閉起眼睛，默默等待不明物體出現……

好像過了幾個小時，但其實一分鐘也不到，就在她幾步之前，地上的沙粒如噴泉暴起，翻湧不息。待煙塵稍為散去，眼前出現了一條比沙丘更高更大的巨蟲，肥大臃腫，頭上密集的複眼，每一隻都清晰地反映出無名少女的鏡像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她嚇得目定口呆。

忽然間，不知哪裡傳來一把溫柔的女聲：「太好了，你平安回來。」

明明四野無人。

「你的願望實現了嗎？」

聲音的來源正是巨蟲的頭部。

「整個人都精神多了！」

巨蟲向下扭曲軀體，朝無名少女越靠越近，複眼的影像越變越大，直到接近她的鼻尖。

真的是巨蟲在說話！

嚥了一下口水，無名少女壓下恐懼感，回答巨蟲說：「你好，我想我們是認識的……是嗎？可是我失去了記憶，所以不認得你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溫柔的女聲感嘆，巨蟲的身軀也靜止着，良久沒有說話。

「請問，」無名少女最終打破沉默，從袋中掏出血紅的沙漠之心：「我可以把這寶石，歸還給沙漠之王嗎？據空中宮殿的神明說，這是沙漠中一切生命的泉源，沒有了它，沙漠會死掉，所以我必需立即交還！而且，我也想親口答謝他對我的幫助，同時為我任性自私的要求道歉！」

沙漠之心的血紅色，在巨蟲的複眼上映照出既詭異、又燦爛的玫瑰光。女聲爽朗的笑了一下：「哈哈，請您放心，沒有這麼嚴重。你手中這一塊，只是整個沙漠之心中，很小很小的一個角落。剛把它剝裂出來的時候，有些比較瘦弱的樹木，的確支持不住枯萎了。但藉着其他植物的守望相助，以及它們自己的適應能力，現在葉子已經重新發芽。眼前這了無生機的綠洲，很快又會變得一片翠綠了。」

聽到這消息，無名少女的心算是寬慰了一點。

「但我不能原諒自己為了個人所願，不顧其他生命的死活。」

巨蟲稍為換了一個姿勢，周遭的沙塵立即像湧浪般動搖：「對了，你甚至忘了和我的相遇……那一天，你來到我面前時，已經筋疲力竭，就連說話的氣力也提不起來，甚至連恐懼也覺得太累似的。你就那麼俯身在地，不停流淚。」

「而在這幾百年來，能夠不辭勞苦、無畏無懼來到神聖沙漠的人，寥寥可數。而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心中有一個比生命更重要的願望，需要借助沙漠之心來達成。」

「當日你的堅毅和痛苦，深深的觸動了我，所以，即使你沒有要求，我也自發的把沙漠之心的一角，送給了你。反過來，你也並不知道它對沙漠的影響。所以，你其實不需愧疚。」

無名少女聽到這裡，知道巨蟲原來就是沙漠之王。

「這片心的碎片，你就繼續帶在身上，當作是個護身符吧。裡面存有我的意志，無論去到哪裡，也能給你一點點精神上的支持。這也是我們友誼的信物。」

「沙漠之心缺了一角，假以時日，總會得到修補。你的心也一樣。只要沒有死去，在不斷的破裂與修補之間，任何生命都會懂得適應，然後變得更加堅強。」

無名少女充滿感激。在最令人畏懼的外表之下，有一顆最溫柔的心，這就是沙漠之王。

離去前，她在乾涸了的綠洲上，種植了一株宇宙花，誠心期盼它早日回復原狀。

下個目的地：紅色星球—熔岩樂園。

第四章：紅色星球－熔岩樂園



來到了紅色星球，太空蛋停在一個火山口前，四處噴著岩漿，地上滿是沸騰的熔岩窪。一不小心跌進去，只怕會立刻灰飛煙滅。奇怪的是，這個猶如煉獄的環境，卻被佈置成一個精緻的日式庭園。小橋流水、櫻花樹、茶居，宛如一個渡假天堂。唯一不妥的，就是所有本應是水的地方，都換成了熾熱的熔岩！

四處打量間，木屐的聲音由遠而近，自小橋傳來，遠看過去，是一頭咖啡色、圓圓胖胖的生物，體態像直立而行的熊貓、毛色和尾巴卻像浣熊，最特別的是，牠的耳朵和尾巴都在燃燒著。

這頭奇怪生物蹣跚地走向一個圍著石磚的岩漿池，走得很近很近，不知想幹什麼。突然，腳下一滑，牠整個圓胖的身體滑進了熔岩之中，只有頭頸還未淹沒，熾熱的氣泡隨即激烈四濺。

「啊！」無名少女不禁驚呼，心想牠必死無疑。急切的走近了幾步，探頭一看，卻目定口呆。

奇怪生物氣定神閒，臉上竟露出無比享受的表情，悠悠的把岩漿潑到肩頸上。然後像不夠盡興似的，拿木盤盛起岩漿，當頭淋下。登時白煙直冒，但牠更覺舒暢。

觀察了一陣子，她的心開始寬慰了下來，了解到這頭大貓，原來不怕火不怕熱，甚至是趨之若鶩。

然後，驚訝轉為猶豫：「牠浸在熔岩中，像浸着溫泉一樣舒服，我好不好過去打擾牠呢……」思前想後，還是走了過去，在熔岩池邊呼叫牠：

「熔岩貓！」

這個名字脫口而出，就像呼喚舊朋友一樣，連她自己也驚訝異。因此她猜想，和牠之前應該已經認識過。

池中的熔岩貓肩頭動了一下，緩緩回轉身。「是你？」一看見她，立即喜出望外：「你平安回來太好了！剛剛我還在後悔呢！」

「後悔？」

「是啊，後悔告訴了你那個傳說和地方！真幸運沒有累你生去生命……」

熔岩貓笨拙的從岩漿池中爬上來，濺起了一堆火星：「來！我們一起喝杯熔岩茶慢慢說！」拉著無名少女，歡天喜地的走進茶屋。

*** **

「熔岩樂園」是宇宙馳名、但幾乎沒有人到訪的景點，熔岩貓就是這裡的管理員。進了茶屋，泡一壺火山樹葉沖的茶，做一碟火山竹筍的茶點，憑窗眺望盛放的火山櫻，愜意非常。

無名少女把自己喪失了記憶、毛毛球、刻著「回來我身邊」的木牌、巨形水母和沙漠之心的事，都逐一告訴了熔岩貓。

聽著這些只在野史中讀過的事物，由親身經歷過的人口中說出來，熔岩貓悠然神往，聽得如痴如醉。

「那麼，我有告訴過你，我要找的人是誰嗎？」無名少女問出她最關心的問題，打破了牠的白日夢。

熔岩貓如夢初醒，神經質的搖搖頭，搖頭回應她的問題，也同時搖醒一下自己。

無名少女有點失望，喃喃自語：「我當時那麼急切要找那個人……失蹤了嗎？有沒有生命危險呢？」

熔岩貓聽到這話，面有難色，躊躇地說：「咳咳……我只知道……你要「找回來」的那個人，並沒有失蹤，也不是去了哪裡……而是……」牠欲言又止，低頭看著茶杯：「而是……死了。」

「死了？」

無名少女全身僵住，冷汗直冒。

打從醒來後那種難以釋懷的思念，在這裡終於找到了原因。

「而我要那個人「回來」的意思……」她有點抗拒說下去。

熔岩貓點點頭：「就是要那人復活。」

*** **

火山櫻的花瓣翩翩落下，她憑窗眺望，若有所失，時間好像停了下來。

良久，她才吐出一句話：「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熔岩貓搖搖頭。

「回想起來，當日你來去忽忽，什麼也沒有多說，就是堅持要知道復活死者的方法。」牠喃喃自語：「這個禁忌的方法，從來沒有人懂得來問我；即使問了，我也不會回答。可是，你卻能找到來，而且手中還拿著魔法王國的手諭……」

「魔法王國？紫色星球上的魔法王國嗎？我的太空蛋有記錄。」

「就是那裡。」熔岩貓靈機一觸：「對了，關於你的身份和死了的人的事，可試著找到那位……那位……」

「那位誰？」

牠哆嗦了一下，壓低聲線：「那位魔法王國的統治者。手諭是由那裡發出的，所以他應該對你很熟識、能解開你的疑團。傳說中，他住在魔法城堡的最頂端，出行時會騎著一匹飛龍……然而，從來沒有活人見過他的真面目，也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……」

無名少女心中一凜，但隨即尋思：「魔法王國，似乎是一個恐怖的地方。但我既然從那裡獲得手諭，相信也不會是他們的敵人吧！無論如何，為了找回失去的記憶，讓真相大白，必需走一趟。」

*** **

臨別時，熔岩貓特地到樂園中的神壇前，感謝神明保佑無名少女安然無恙。她發現神壇供奉的，也是單眼的人形泥塑，恰似空中宮殿中那個雕像。她在神壇前，種了一株宇宙花，祝願熔岩貓一切安好。

熔岩貓誠摯的說：「前面還有很長的旅程，要不要舒緩一下疲勞，來個岩漿浴？」

無名少女後背一涼，急忙回答：「不！不用了！謝謝你的好意……」

那種寒毛直豎的感覺，也充滿了既視感。她在想，這大概不是牠的首次邀請吧。

然後，熔岩貓一邊鞠躬道謝，一邊目送太空蛋向銀河飛去。

下個目的地：紫色星球－魔法王國。

第五章：紫色星球－魔法王國



艙門打開，無名少女一踏出太空蛋，便感受到一種頹廢感。路上的石頭充滿凌角，到處是透出陰冷光芒的晶石。連植物上的果實也像骷髏頭般凝視著她。

日落時份。能看見遠處魔法城堡，那高聳尖銳的外形，也能約略辨認到一條前進的路。無名少女深呼吸一下，便一股作氣的出發。

不知是否自己的心理作用，她總覺得到處有一雙雙眼睛在監視她，感到極不舒服。

不多久，來到一個拱門前，應該是城堡的正門了！正振奮間，拱門旁邊卻閃出兩個手執長矛、長著牛角、兩眼發光的鐵甲人，直朝她的方向走來。大驚之下，她一躍躲到旁邊的草叢中，瑟瑟發抖。

幸而這些鐵甲兵反應遲鈍，在草叢前生硬的扭一下頭，便轉身離去。無名少女心想，這些大概是做功粗糙，用魔法驅動的機械兵吧！

了解到機械兵的笨拙，她也放膽的直奔城堡。一路上不時遇到機械兵，但說也奇怪，即使有時好像發現到她，它們也完全沒有反應，簡直當她透明一樣。

推開沉重的城堡大門，走進了迷宮一樣的各個大堂、偏廳、長廊、階梯，終於來到了城堡最高的一間宮室。

稍稍喘息了一下，出於跑動，也出於害怕，無名少女心跳加速。正想著如何是好，厚重的門卻自動開啟，似在邀請她內進。

進去後，是一個空蕩蕩的大堂，血紅的地氈向深處延展，兩邊密密麻麻地，排列著披上華麗裝甲的機械兵，登著一雙雙暗紅色的眼，格外陰森。

她遲疑了一下，但明白已無退路，亦不應後退，便徑直的走向大堂深處，一邊介備著機械兵的動靜。

幸好，他們一直絲紋不動的站著。

來到大堂盡頭，是一個王座台階，上面遮掩著殘舊的布幔，裡面微光搖曳，似乎有人在那裡。

「請問……」她在台階下輕聲問道：「我可以和你說句話嗎？」

微光搖曳停了下來，傳出一句沒有感情的聲音：「上來吧。」

她踏上台階。短短幾步的梯級，竟像用了幾小時一樣長。然後伸出微震的手，掀起布幔。

布幔一掀起，嚇了她一跳。眼前是長得跟她一模一樣的人，近得幾乎鼻尖貼著鼻尖。但轉念一想……

「竟然是一面鏡子？」

她看著鏡中的自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正想越過鏡子向內走去，隨即又嚇得差點失去平衡……

因為她突然發現，鏡中人頭髮是藍色的，與她紅色的不同；鏡中人的穿著黑裙子，與她湖水藍的也不同。

這個並不是鏡像！

「你回來了，姐姐。」

「鏡像」開口說話，原來這個「鏡像」，是與她長得一模一樣的人。

這個人叫她「姐姐」。

吃驚，疑惑，混亂。這不是魔法王國的統治者嗎？竟然是個少女，還叫我姐姐……

無名少女茫無頭緒，只好硬著頭皮的探問：「我們……是孿生姐妹？」

藍髮少女也聽得呆了，定睛看著她，眼中透出不相伯仲的疑惑：「來！我們進去內廳，你把這些日子的經歷，從頭到尾告訴我吧。」

*** **

在內廳的陽台上，日落餘暉的映照下，無名少女把醒來至今的經歷，都告訴了藍髮少女。

「那麼，除了死去的同伴，你連自己是誰，你的過去，全都不記得了……」藍髮少女說。

「所以，我希望可以從你的口中，重新找回我的過去。」無名少女答話。

藍髮少女閉目沉思，想著如何能有條不紊地，把數不清的往事重新告訴她。

「就這樣開始吧.....」良久，她終於開口說話：「由你醒來直至來到這裡，你已穿越了大半個宇宙..... 有沒有想過，宇宙之外是什麼呢？」

無名少女困惑的搖搖頭，她不明白自己的身世，跟「宇宙之外」有什麼關係。

「我們的宇宙之外，是一個更大的宇宙。那裡的人，雖然衣著、飲食、生活習慣，和我們都有所不同，但整體而言，都是和我們一樣的存在著、生活著。」

「他們的大宇宙和我們的小宇宙，由天地初開已經共存。然而，那裡的人，普遍承認我們的存在，卻很少能察覺到我們的實在性。他們習慣把大宇宙稱為「現實世界」，把我們這個「宇宙中的宇宙」，喚作「概念世界」。」

「現實世界和概念世界之間，並沒有往來的通道，兩個世界的人不能接觸。但這裡發生的任何事、我們的一舉一動，都會透過某種神秘的折射，對現實世界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。」

「而你和我，更是概念世界中最重要的人員，我們體現著兩股在現實世界中，影響巨大的力量。」

「我的力量為世界帶來黑暗、停頓、枯萎，最終是滅亡。」

「相反，你在概念世界到處種下的宇宙花，總以一點點渺小但恆常的光芒，驅散了我的黑暗力量，讓現實世界得以維持下去，不至分崩析離。」

「我們的身份，是概念世界的公主。我的名號是「絕望」；而你，希望公主，我的姐姐，你所種的宇宙花，本名喚作「信念之花」。」

「信念之花？」

霎時間，無名少女一陣眩暈，花的名字在她的腦中不斷迴響。

「信念之花.....信念.....之花.....？」

許多畫面在她的腦中紛至沓來，全是在各個季節、不同地方，把陶甕中的信念之花，轉移到各個星球的土壤中的情景。它們有不少能得到足夠養份，茁狀生長，但更多時候是失敗收場。那些枯萎掉的花，只能化成燃著藍光的灰燼。

她不斷的失敗，但不斷的嘗試，再失敗，再嘗試.....

回看這些畫面，當時的自己並不知道什麼是疲累。她只知道不可以停下來，否則一切將歸於徒然。況且，她還有最好的朋友，一起頑固的去實現互相的約定.....

「多樂菲！」

一個帶着無限情感的名字湧上心頭。

多樂菲？

究竟是誰？

無名少女緊閉雙眼，努力的回憶，搜索那些種花的情境中，一個叫多樂菲的女孩的身影。

但是始終無法看到。

在回憶的畫面中，她記得多樂菲所在的地方，都蒙着一片有如巨石投下的陰影。

而在這一連串既視回憶的最後，最強烈的一幕，她看到自己在天國般的無瑕雪地上，不顧一切地，到處埋下信念之花的種子。那種拼命的情緒，就像世界快要末日一樣，已經接近失去理智的狀態。

天旋地轉。

回憶的畫面淡出，她重新回到現實。

她發現自己已經跌坐地上，心跳非常急速，而藍髮少女，不，她記起了，是妹妹，妹妹在身旁輕擁着她。

額角的冷汗也忘了擦乾，雙腳吃力地站起，無名少女生怕腦中回憶快要蒸發掉似的，忽忽轉身，給了妹妹一個緊緊的擁抱。

「等我！」

她記起了那個最後的地方，必需啟程，拼合最後一片記憶的碎片。

藍髮的絕望公主，立在原地，像個精緻的洋娃娃，沒有表情，沒有說話，默默看著她的身影遠去。

「謝謝你，姐姐，一切安好。世上只因有你，我才不至於自我毀滅。」

因為希望與絕望永遠伴隨。

下個目的地：白色星球—雪龍幽谷。

第六章：白色星球—雪龍幽谷



終於來到了最後目的地，一個白雪飄飄，山巒起伏的淒冷山谷。

沒有凜冽的寒風，只有像整個世界進入了冥想的靜寂。

雪很厚，她的每一步都深陷雪中，舉步維艱。但她沒有停下來，因為她要找出多樂菲的所在，墳墓也好，殘骸也好。她沒有想過這麼做又有何用，她就是要再一次去到多樂菲身旁。

整個清晨，她不停漫無目的四處尋找，卻完全沒有半點線索。

最後，她來到了一個幽谷，裡面全是半球體的破屋，是個廢棄了的村落。

「這是多樂菲的故居嗎？」

她逐家逐戶的搜索，還找到了一個類以墳場的園地。逐個石碑察看，也沒有看見多樂菲的名字。

半點線索也沒有找到。

淚不自覺的落下，在臉上結成了冰晶。她只是想在多樂菲的墓前獻一束花，可是也無能為力。她聲嘶力竭的大叫「多樂菲！」，回應她的，就只有自己的回音。呼叫一個已死的人完全沒有意義，但這也是她僅能做的最後掙扎。

帶著失落的心情，走出幽谷，原路歸去，在小丘暫歇。不捨之情縈繞於心。回頭再看看這個幽谷，這次，從遠處俯瞰，卻眼前一亮。

「是你……」

無名少女激動得跪了下來，掩面痛哭，不能自己。眼前遼闊的幽谷，延綿的山脈，細看來，竟構成一頭巨龍的輪廓。

她終於爽然明白到，記憶中多樂菲所在之處，之所以時常覆蓋著巨大的陰影，正因為陰影是多樂菲所投下。

多樂菲，就是這頭白色巨龍。

一時間，所有記憶全都回來了，清晰得如在目前。

「萬事萬物都有限時，時候到了，總要道別。多謝你帶給我這五百年來的幸福。和你一起遊歷宇宙，栽種信念之花，使我的生命充滿意義。如果世上有輪迴的話……」

這是白龍臨終時對她說的話。

「萬事萬物都有限時……」

她明白這個道理，但是當時她接受不了。

「回來我身邊……回來我身邊！」

那時候，懷著這個執念，無名少女展開了徒然的宇宙旅程。

白龍陪著她走過了五百年，到如今，又再過了五百年。龍的軀體甚至回歸了自然。

鴉雀無聲。風光像一幅靜態的油畫。不知過了多久。

「是時候放手了。」緊緊握著拳頭，收起了淚水，無名少女對自己說：「信念和執念，只有一線之差。」

重新挺直的站起。一陣柔和的風吹過，帶走了一些疲累。當她撥開臉上凌亂的髮絲，放眼望去，一息間，這個龍所化成的幽谷，竟到處開滿了信念之花，點點藍光，活像星海。

驚喜交雜，她不能相信這是一個巧合。此情此景，就像多樂菲在對她說話。

錯愕間，不知怎的，有些東西抓了她的小腿一下。低頭一望，竟是一頭小野獸，毛色和雪地一樣白，蜥蜴頭，齡羊角，蝙蝠翼，長蛇尾，鱷魚爪，笨拙的獠牙，以及……一雙動人的紫色眼睛，這……竟然是一頭小白龍！

「多樂菲！」

她激動的抱起小白龍，小白龍也一點不怕她，就像互相認識了很久似的。或者世上真的有輪迴，又或者巨形水母的神力帶來了奇蹟。她滾滾的流下了淚，但這次是愉快的淚。

心結解開，她決定繼續履行與白龍的承諾，即使獨自一人，也要走遍世界，栽種更多信念之花。況且……

「你願意和我一起流浪嗎，小多樂菲？」

懷中的小白龍，似是聽懂，又似是答允，向無名少女快樂的鳴叫：

「蘇一菲……蘇一菲……」

真是奇怪的叫聲，她心想，嘖的一聲笑了出來。

就在這時，她腳步晃了一晃，眼中一切，頓時充滿了光……

下個目的地：另一個宇宙。

終章：覺醒



「蘇一菲……蘇一菲……」

剛滿兩歲的弟弟靠在床邊，口齒不清地呼喚着蘇菲。

窗簾間的裂縫，滲進了耀眼的陽光。蘇菲不懂得自己睡了多久，也不知是哪一天的早晨。

那個天馬行空的夢，在轉醒的瞬間，已不留痕跡地蒸發掉。蘇菲輕握弟弟的小手，感受到一點溫暖。

自從那天晚上外婆過身後，蘇菲把自己困在睡房中，一頭栽進睡床上，緊緊的裹在棉被中，不去思考，不去回想，為了不要記起當晚在醫院的情景，也為了掩蓋錐心之痛。精神的疲累加上刻意的逃避，每天大部份時間也睡得天昏地暗。

蘇菲的母親也對至親的逝去極之難過，但至少還能自我安慰。她暗地裡擔心着蘇菲的情緒，但明白自小由外婆帶大的蘇菲，對這個衝擊是如何難以接受，所以她也不急於勸解，給蘇菲時間去自己平伏一下。

這是蘇菲自我閉鎖第三天的清晨，也是外婆下葬的日子。

她決定鼓起勇氣，穿上一身黑色的素服，出席外婆的葬禮。

*** **

這是一個哀傷但平靜的葬禮，畢竟外婆活過了充實的人生，也離去得安祥。

向外婆的棺木獻上了鮮花，蘇菲靠在母親身旁，握着弟弟的手，對自己說：「一定要支持下去。」

當親友們鏟起泥土，把棺木掩蓋，那股土壤的氣息，一時間讓她的思想回到了外婆家中，那個種滿了雛菊，就像永遠停留在春天、什麼東西都是綠色的後園。她憶起了那古老的安樂椅，外婆坐在上面安逸地看書；也憶起外婆說的故事和道理；捲起銀色手工紙、剪散尾部、用魚絲吊著揮舞的「流星」；還有和外婆互相拋擲耍玩、用毛線、草碎和小樹枝搓成的「毛毛球」。想着想着，淚又不自覺的流下。

悠然神往之際，蘇菲的左手前臂，突然有些痕癢。伸手抓了幾下，抓得皮膚有些泛紅。稍稍一看抓痕，說也奇怪，竟然浮現出一串像符號或文字的形狀。一抹既視感襲來，那豈不是今早夢中，無名少女左前臂的紋身？

夢中的無名少女，不懂得這組古怪的「外星符號」是什麼。清醒後的蘇菲，反而看出了端倪：

COGITO ERGO SUM

「我思，故我在。」

某個下雨天，外婆在安樂椅上看書，就告訴過蘇菲這樣一句話。

一邊抓癢，淚珠一邊滾下。夢和現實的交界變得模糊，是否外婆在對她說話？

腦中靈光一閃，蘇菲抹清了淚痕，靜下心來，得到了一點感悟。

「我思.....故我在.....」

垂天的浮雲，如巨大的白龍飛過，緩緩飄開。金色的陽光照亮了墓碑的一角，也溫暖著蘇菲的臉，為她綻開了重拾信念的笑顏：

「我思，故我在；我思想中有你，所以你一直存在。」

(完)